

《诗经》农祭乐歌的叙事空间形态论

吕树明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摘要:空间作为一种有效介入文本叙事进程的手段,已在《诗经》农祭乐歌中运用实践。依托农祭仪式在实际场合的搬演流动,乐歌通过钩稽农祭仪式的意义关联事项,记录构拟出一系列可辨识感知的地理空间、精神空间等文学性空间,叙事空间遂之生成。由此,《诗经》农祭乐歌的叙事空间形态可分为幽地风俗直叙下的原始粗犷空间,祭祀仪式统摄的封闭肃穆空间,外部叙事质素介入的开放疏阔空间,个人情感宣泄的微观精神空间等类型,其间可抉发空间对于推动事件发展进程的标记、层叠、悬置、延续作用。《诗经》农祭乐歌中多种叙事空间形态的出现,彰显出空间因素在早期诗歌艺术生成中不容忽视的地位,有效推动了后世中国古典诗歌叙事质素的承继嬗变。

关键词:《诗经》;农祭乐歌;叙事空间;祭祀仪式;形态特征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1)02-0049-07

《诗经》农祭乐歌是周人在诸多农祭仪式中所演奏的乐歌。此类乐歌以沟通天人关系为效能,是将祭祀仪式进程作为本源性事件予以叙述,叙事特征显著,所涉有籍田礼、祔尝烝的季节祭祀之礼、郊祭后稷配天之礼、禳旱雩祭祷雨、冬藏蜡祭等周礼类型。综合诸家观点^①,《诗经》农祭乐歌有《豳风·七月》《小雅·楚茨》《小雅·信南山》《小雅·莆田》《小雅·大田》《大雅·生民》《大雅·云汉》《周颂·思文》《周颂·噫嘻》《周颂·臣工》《周颂·丰年》《周颂·载芟》《周颂·良耜》等篇目。

空间作为事物存在意义的表达手段,非但指日常生活中具体的物件场所,而是一种抽象空间、知觉空间、“虚幻空间”^[1],这意味着空间可在文本叙述中间呈现多样性、多层次的形态。而空间干预文本叙事,则“不仅仅把空间看做故事发生地点和叙事必不可少的场景,而是利用空间来表现事件,利用空间来安排小说的结构,甚至用空间来推动整个叙事进程”^{[2][95]}。应该说,在叙事性较强的《诗经》农祭乐歌中间,空间是可以成为一种被有意识加以利用的技巧或手段。

《诗经》农祭乐歌的叙事空间是借助于祭祀仪式这一本源核心事件,乐歌藉由在实际祭祀地点演唱而建构起来。通过钩稽囊括农祭活动的意义关联事项,乐歌记录构拟出一系列可辨识感知的地理空间、精神空间等文学性空间,诸多与农业关联的事件质素都被吸纳其间、有序编排,农业事项、情感诉求也在这些相对稳定的文学性空间上演绎。叙事空间一旦流动位移,农事的叙述进程也随之产生变化,故空间参与了《诗经》农祭乐歌的叙事进程。笔者曾有文章专门探究过《诗经》农祭乐歌的叙事结构形态^[3],对于农祭乐歌的叙事特质有一定认知。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叙事学中的空间为视角,通过揆析《诗经》农祭乐歌的多种空间形态及其文化根源,发掘空间要素对于编排祭祀仪式事件、推动事件进程的有益效用。舛陋之见,还望方家斧正。

一、幽地风俗直叙下的原始粗犷空间

幽地在今陕西栒邑、邠县一带,是由周人祖先公刘率先开垦。作为周民族夯基之地,“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穡,务本业,故幽诗言农桑衣食之

收稿日期:2020-08-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诗经》与礼制研究”(16ZDA172)

作者简介:吕树明(1990—),男,山东青岛人,文学博士,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①关于农祭诗的解释及具体篇目,郭沫若《青铜时代·由周代农事诗到周代社会》《〈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思想上之反映·奴隶制的完成》,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马积高《中国古代文学史(全三册)》,褚斌杰《诗经与楚辞》,罗宗强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全三册)》以及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全四卷)》等专著中均有论述,兹不列举。

本甚备”^{[4]1642},故《豳风·七月》是叙述豳地民众稼穑之事的原始歌谣。因其语言更接近于宣王时代诗歌的一些特点来判断,“它应是经历漫长的口耳相传以后,在宣王时代才被写定,内容较为凌杂”^{[5]108}。《豳风·七月》的叙事空间便是以豳地这一实体地理空间为建构基础,有关稼穑的风俗事项均在此区域空间上逐一呈现。

《豳风·七月》的叙事空间是豳地风俗直叙之下的原始粗犷空间,与豳地民众的作息规律、耕作习惯、自然感知、天人关系等紧密联系,其叙事空间隐藏闪现于农事劳作场景当中。乐歌从农奴视角出发,“以时令为经,以衣食为纬,以民风景物为绚染”^{[6]222},“前段言衣之始,后段言食之始”^{[7]105},季节月令的变化催生“衣食”之事的进展,叙述出周而复始的生产劳作情况。程俊英先生评价《豳风·七月》:“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七月》并不见得有什么强烈的迷人魅力。……的确,不着意构筑,信口而出,天真纯朴,这便是《七月》特点。”^{[8]407}该乐歌的叙事空间同样如此,原始质朴,散漫纯真,是一种豳地民众日常事象浸润下自由原生、自然粗犷的状态。

此种叙事空间在文本叙事演进中大多退居其后,作为背景支撑,叙事表征不明朗,很难有效干预叙事进程。在叙述农奴“衣食”之事时,叙事空间隐藏于生产劳作事项中,无法作为相对独立的客体,标记出叙事要素,并展现相应的意义符号。生产劳作活动挤压叙事空间,叙事空间不自由,被稀释其中,空间与生产劳作活动之间处于一种不对等的混沌状态。即便通过季节月令和生产劳作事件的推进,能够感知其背后的叙事空间在挪动位移,也可大概推断其农事劳作的地点位置,但这种空间感知多是朦胧粗廓的,无法深刻记忆事件发生的具体场所位置。究其原因,在于以时间演进为主轴的叙事结构安排过于强大,着重强调事件动作在时间流动上的历时完成意义,即农事活动是在什么时间做的,而非凸显在哪里作,为什么要在此做的空间维度意义。《豳风·七月》的叙事节奏相对迅速均匀,一年之内,每月都有固定农事发生,年年岁岁不断循环重复。叙事结构虽然谨严整饬,但不免单调平均,匆忙的叙事节奏使得农事切换频繁,静止时间内事件无法继续延展,也就很难组织成有效的事件叙述。而缺少了长久持续的空间感知,自然导致了叙事空间的消隐埋没。此种叙事结构安排,叙事空间明显让位于民风景

物,无法有效干预文本叙事质素,空间被遮蔽搁置,其叙事意义也就很难建构凸显。

《豳风·七月》空间感知较强、标记较为明显是第二章、第五章、第七章。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繁祈祈。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薰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第二章叙述妇女春日采桑养蚕之事,伴随足迹将视野投至彼处田野小路,女子手执竹筐,动作麻利,春日融融,女心伤悲感物,时间流动缓慢,动作进程减速,相对平稳的叙事空间里,描摹此女尽态极妍^{[9]167}。第五章则是通过斯螽、莎鸡、蟋蟀、老鼠的活动痕迹,逐渐将视野汇聚于日常屋室这一叙事空间下,人物关系心态也微微显露。尤其是昆虫蟋蟀的运动轨迹,其地点变更标记尤其清晰。从野,到宇,再到户,前边省略主语,最后交代蟋蟀来到床下,“有下文省略上文,且浑然者法,……,既见倒插之奇,又省却上三‘蟋蟀’字面,又一省言之体也”^{[10]415}。叙事空间伴随人物、事物的动作行为,不断收缩压紧,在相对固定的区域内凸显农事进程之意义。第七章是叙述豳地民众打谷场,收庄稼,修房屋的场景,黍、稷、高粱、禾、麻、豆、麦等作物的丰收,农奴们承担劳役,修理官房屋顶,夜以继日劳作不断,微观事项的堆积,明显削弱了叙事节奏,使得场圃、居室的空间感知显现明朗。虽然豳地原始粗犷的空间状态显现模糊,但却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圆满性,诸多事物事项均在此生发并蓄,最大程度还原豳地区域空间上的农耕图景。

二、祭祀仪式统摄的封闭肃穆空间

《周礼·春官·大宗伯》有载“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11]757}。《诗经》农祭乐歌的祭祀对象便是囊括天神、人鬼、地祇三类,指向神祇有上天、后稷、社神、稷神、方神、田祖以及蜡

祭仪式中的相关诸神。祭祀对象的等级规格,风雅颂三体的演奏场合、指涉对象,祭祀仪式流程环节等促成了实体祭祀场所的差异性,为乐歌的叙事空间提供了现实依托与参照地点。乐师在创作仪式乐歌或采集加工地方民歌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实际农业祭礼场合之制约,尽可能还原乐歌表演的原有空间,实录摹仿祭祀仪式流程,以巩固维系周王朝政治运转机制。同时,乐师在熟稔吉礼程式的前提下,面对王朝形势变迁,不断吸收民间文化,反映下层民众诉求等新任务。这就要求乐师增删调改文本的仪式流程、结构篇章、内容节奏等内容,构拟出新的空间视域,在文本真实的空间视域内进行农事活动,囊括与仪式流程、农业生产、国祚兴亡的关联环节,乐歌叙事空间的建构逻辑就此生成。相较之前幽地原始歌谣中粗犷自由的空间形态,此种空间形态趋于谨严高雅,更适合在重大祭祀场合中演唱。

祭祀仪式统摄的封闭肃穆空间,是农祭乐歌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叙事空间形态。此种空间形态讲究有限的叙事空间内叙述出最大的视觉效果,祭祀仪式的每一环节要素得以精致展现,极具生动性与现场感,叙事边界清晰,叙事进程显著。农业祭祀仪式作为本事支撑,在叙事空间中占据主导地位,极备礼器供品、人物分工、仪式进程、祝嘏之语、告诫之辞等事件片段。即便没有明确清晰的地点告知,众多事件片段的层层堆砌,仪式环节有条不紊地推演,足以被人们感知其叙事空间的存在痕迹,相对封闭的叙事空间也得以形塑。在这样空间形态下,农祭仪式虽被限定在某一狭小区域中,但由于阻断了外部事件的干扰,也获得了稳定自足的延展环境。仪式进程的流动性使得空间内部聚焦点不断位移,因而带来文本叙事密度增大,叙事节奏变慢,叙事时间延宕的叙事效果。在封闭谨严的叙事空间中,肃穆祇敬、憧憬期盼之意涌生,乐歌的社会教化功能无限放大。可知,空间介入了文本叙事元素生成、组织、编排的全过程,空间自然是获得了相对独立的显现意义。这种空间形态的代表性乐歌有《小雅·楚茨》《周颂·思文》《周颂·丰年》等。兹列《小雅·楚茨》如下: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为?
我艺黍稷。我黍与与,我稷翼翼。我仓既盈,我庾维亿。以为酒食,以享以祀。
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执爨踏踏,为俎孔硕,或燔或炙,君

妇莫莫,为豆孔庶,为宾为客。献酬交错,礼仪卒度,笑语卒获。神保是格。
“报以介福,万寿攸酢!”

我孔熯矣,式礼莫愆。工祝致告:
“徂赉孝孙。苾芬孝祀,神嗜饮食,卜尔百福。如几如式,既匪既敕。永赐尔极,
时万时亿。”

礼仪既备,钟鼓既戒。孝孙徂位,工
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载起,钟鼓送
尸,神保聿归,诸宰君妇,废徹不吃。诸
父兄弟,备言燕私。

乐具入奏,以绥后禄。尔肴既将,莫
怨具庆。既醉既饱,小大稽首。神嗜饮
食,使君寿考。孔惠孔时,维其尽之。子
子孙孙,勿替引之。

《小雅·楚茨》为“农事既成,王者尝、烝以祭宗庙”之乐章,虽没有明确的地点标识,但祭祀程序的流动却能让人明显意识到叙事空间的存在,封闭性空间也在读者感知中形成。作为祭祖乐歌,“全篇纯为赋体”^{[12]246},依时间线索,祭祀程序内化为文本结构,依次铺陈。“一章言田功也,二章言荐牲求神,三章言从献荐豆,四章言受嘏也;五章言送神撤饌也,六章言宗族燕饮也。”^{[13]413}在此狭窄空间里,程序流动时间自然会放缓,环节进程“自始至终一一可按,虽繁不乱”^{[9]231}。物品流动的进程便是空间显现的过程,祭祀仪式的方方面面得以呈现,诸如祭品种类来源,加工摆放方式,祭祀人员分工,乐器燕享盛况,小小空间容纳如此丰富事项,信息量极其繁密,宋儒辅广用“精深宏博”^{[14]373}赞誉此诗。在封闭肃穆的叙事空间内,农祭仪式的叙事线索单一,但叙事片段环环紧扣,层层递进。从祭品准备开始,有农祭仪式发展、高潮、结局,祝嘏之辞也随之跟进,记叙分明晰。伦理教化效果也无限渲染,典雅肃穆、报公恤贤、丰穰仁民之情洋溢其间,可谓“煌煌大篇,备极典制”^{[9]231},“宛然身逢其盛”^{[15]411}。

《周颂·思文》为后稷配天之仪式乐歌,在南郊这一相对僻静的实体空间场所演唱。唐孔颖达疏解《周颂·思文》,“周公既已制礼,推后稷以配所感之帝,祭于南郊。既已祀之,因述后稷之德可以配天之意,而为此歌焉。”^{[16]580}可知,此乐歌是颂体,因“《颂》主形容功德,故简括”^{[17]339},故乐歌通过歌颂后稷播种百谷以促成周朝基业的光辉业绩,来建构营造出相对封闭静穆的叙事空间,乐

歌自然是充溢着浓郁的政治宏大氛围。“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后稷教民播种百谷，民众才可推行礼制，“明伦之教实由此立之基也”^{[18]523}，这也强调了后稷对于周礼制度的生成意义。在此叙事空间的影响下，文本各要素不仅要寄寓丰年保民之愿望，更要蓄意抬升后稷地位。在文德“养民”“教民”事项的钩连指涉之间，最终旨趣是要着力夸大后稷德行品质，增强族群认同感，借助乐歌承担起解释政权合法性之重任。陈子展先生盛赞此诗“似更教化边重，正是善扬厉祖德处”^{[19]290}，其政治功用可见一斑。

《周颂·丰年》则为周王秋冬丰收报祭的仪式乐歌，其叙事空间的构建借助于“为酒为醴”这一仪式流程的叙述搬演。前三句“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描述了一派丰收之年的繁盛景象，黍子、稻谷、高粱满仓。正是有了沉甸甸的物质基础条件，才促成了酿酒醴的实现，叙事的内在逻辑清晰显现。后三句“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寥寥数语，朴实无华，却将祭祀的原因、目的、对象和祭品等都道尽无遗^{[8]961}，展示静穆空间对于展现农祭仪式流程的流畅效能。在叙事密度上，此乐歌虽不如《小雅·楚茨》般详实细腻、事项致密，但也按照顺时叙述的线索，由远及近地排列关联事项，断续交代出整个农业祭祀仪式的脉络流程。

三、外部叙事质素介入的开放疏阔空间

所谓外部叙事质素，是指虽从属于农业祭祀仪式，却具有流动自足、独立存在意义的叙事片段，包括农业生产劳动细节、作物成长收获过程、农业生产人物关系、季节月令变化，以及农官劝诫之语，巡查田事之事，重大人物事件等事件要素。开放疏阔空间就是上述外部叙事质素不断蓄积，已经开始成为独立事件进入乐歌叙事编排中，呈现出祭祀场域之外的叙事空间。这些空间区域具有明确的地点标识，因重复叙述某一事件，自然容易被识别感知。此种叙事空间状态下，文本会出现祭祀空间与田野空间并驾齐驱的叠置局面，祭祀仪式从封闭场合向田间地头倾斜，众多潜藏忽略的农业因素得以自主重现。空间之间的衔接转换，又生发出叙事的驱动力，农祭乐歌的多重复合意义也关联产生，这对于提升乐歌的艺术技巧大有裨益。此类乐歌有《小雅·信南山》《小雅·甫田》《小雅·大田》《周颂·臣工》《周颂·载芟》

《周颂·良耜》等篇。兹录《小雅·信南山》如下：

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

上天同云，雨雪雰雰。益之以霖霪，既优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谷。

疆场翼翼，黍稷彧彧。曾孙之稼，以为酒食。畀我尸宾，寿考万年。

中田有庐，疆场有瓜。是剥是菹，献之皇祖。曾孙寿考，受天之祐。

祭以清酒，从以骍牡。享于祖考。执其鸾刀，以启其毛，取其血膏。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此乐歌为周王冬季烝祭先祖所演唱，“南山”作为实体空间符号在文本开头已标记清晰。关于“南山”，宋范处义《诗经补传》、宋王应麟《诗地理考》、元代许谦《诗集传名物钞》、元代梁益《诗传旁通》、清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俞樾《群经平议·毛诗》、杨任之《诗经探源》等释义均指终南山，属于王畿之地，位于今陕西西安市南。那么此诗的具体叙事空间则指终南山畔的原野田地。事件从叙述田地展开，“远从田事而来”^{[20]757}，开垦的土地平坦整齐，周室子民精心耕种，划分田界。先是叙述了实体空间内的景物，“冬雪、春雨，写景皆入微”^{[9]231}，叙事视野由远及近，空间渐进也有节奏，慢慢收拢于祭祀仪式的发生场所，带来仪式叙事的空间维度转变。叙事空间的开阔，使得文本叙事进程可以吸纳众多外在要素，仪式的某一侧面得以集中。祭祀仪式的进程藉由叙述祭祀物品的生长环境而展开，琐碎微小之物拥有了独立的叙事单元，“粢盛、瓜菹、牺牲，俱一时奉祭之物，每段各发一意”^{[21]602}。三次祭品的铺叙，田间地头的景象反复修饰，使得外部叙事空间形态趋于稳定集中。而祭祀仪式空间，因田野外部空间的介入，仪式的完整链条也被打破，各章顺序也被隔断，但祭品依然可以勾连拼接，“前三章因祭祀而推原粢盛所自出”^{[22]435}。借助于祭品的关联度与价值辐射，文本叙事进程最后仍然可以归于农祭的仪式话语体系中，“四、五、六章祭礼，而以神降之福作收束”^{[18]531}，在仪式统摄的狭小空间里完成了祭祀仪式的庆祝。

祭祀仪式统摄的封闭性空间与外部叙事质素编排的开放性空间，两者空间形态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始终处于流动变化、此消彼长之境况。当外

部叙事质素不断蓄积,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便自足拥有相对独立的叙事单元,构建起祭祀仪式之外的空间视域。此时的开放性空间便与祭祀封闭空间博弈交锋,竭力挣脱挤压封闭空间,文本范围处于一种撕裂糅合之状态。纵观农祭乐歌的叙事空间嬗变轨迹,祭祀仪式统摄的封闭性空间从强势占据到势均力敌,再到逐渐式微,明显是外部开放性空间蓄积、冲击、主导的结果,这一点可在农祭乐歌中找到显著痕迹。叙事空间状态错位变化的背后,无疑是西周王朝的政治变迁,雅颂之体的内在变革,敬德保民思想的兴起等诸多时代讯息的投射反映。《小雅·甫田》《小雅·大田》《周颂·载芟》《周颂·良耜》等乐歌蔚为凸显。无独有偶,四首乐歌均出现“南亩”这一开放性空间,兹录如下:

今适南亩,或耘或籽,黍稷薿薿……

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饁彼南亩。《小雅·甫田》

以我覃耜,俶载南亩……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饁彼南亩,田畯至喜。《小雅·大田》

有略其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周颂·载芟》

畝畝良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周颂·良耜》

“南亩”二字出现的句式相近,语境相似,故可推断四首乐歌的写成年代相差不大。据学者马银琴考证,《小雅·甫田》《小雅·大田》为宣王初年的藉农乐歌,《周颂·载芟》《周颂·良耜》为西周晚期,宣王时代中兴时代的乐歌^{[5]209-213}。南亩释为田地之意,在文中反复出现,说明作为实体地理空间的标记符号已经生成。因其承载诸多农业生产事项,“其间物态事情,烂可覩也”^{[23]726},也获得了自由支配的空间存在形态,具有独立推动事件进程的功能,于是这种开放性的田野空间便确立起来。田野空间是生产劳动关系、人物身份关系、自然景物的箭簇交汇之地,诸文学要素因摆脱仪式的束缚而有灵活显现的机会,“长章缓调,铺叙匀密,模写亲切”^{[24]131},景物事件叙述深入且有层次,“俱体物妙语”^{[19]295}。

田野开放性空间的突起,挤压分割了祭祀仪式的封闭性空间,造成农祭仪式叙写的碎片性,模糊性,不延续性。农祭仪式如要顺利完成,需依托仪式的潜在意脉进行贯通,“末复推其由来之远,

以归功望泽于神,遂结一篇祈祷之意,章法妙甚”^{[25]683}。同时,实体开放性空间在叙事进程中起到了绾结、转捩之效用,农祭仪式与田间地头场景交替出现,叙事视野逐步由上至下倾斜,官方与民间、礼制与民物也因空间嵌接形成了良好互动的关系。“上下之情相类以为一,则君之德固厚,而民之德亦厚也”^{[16]375},“语语说民间,却语语归到王者身上矣”^{[19]339},西周乐歌形态也获得了长足的良性发展契机。

四、个人情感宣泄的微观精神空间

在残酷的灾难面前,人是弱势无力、不堪一击的,生产落后,科技匮乏的西周更是如此。一旦遇到天灾,国家诸多祭祀活动根本无法应对,人神沟通的职能亦无法完成,这必然会影响国祚根基,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固调适。从西周中期开始,周王室趋于衰落,“昭王之时,王道微缺。……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懿王之时,王室遂衰”^{[26]134-140}。夷王期间,“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12]1415},礼制遭受如此践踏。厉王执政,“道路以目”,社会矛盾愈加突出,最终爆发国人暴动,王朝命运摇摇欲坠。灾难创伤,社会动荡,煎熬绝望之情阻塞于心,不仅是底层民众,连周王室也只能是呼天抢地,诉诸于神,情感基调变得激昂悲恸。而乐歌作为对于社会现实的记录映射,真实保存了重大灾害、社会变故等带给整个社会民众的心理伤痕,诗歌叙事干预、反映现实的功能力度增强,这也直接导致《诗经》叙事从宏大叙事向私人叙事转变,叙事空间状态则从实体空间的叙写转向精神空间的抒发。

在这种微观精神空间状态影响下,乐歌会带有明显的“感事”色彩,即带着强烈的感情倾向来叙事,情感的冲动撞击影响着叙事的完整^{[27]111}。而情绪情感的渲染铺叙,使得灾难、期望、困境等主题不断深化,自然灾害造成的阴影也随之放大引申,个人微观的精神空间在情感持续诉求中建构完成。叙事进程在微观空间中滞缓,容易给灾难叙述、自我反思留下篇幅,触发精神震撼与共鸣。主观情愫的重复堆积,使得文本在事件叙述发展过程中毋需借助任何仪式活动,直接向神灵倾诉置换,跳脱了封闭祭祀和疏阔田野等实体空间,径直上升至虚拟的精神世界,与实体平面空间形成悬置关系。而情感营造的精神空间在文本叙事干预中的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情感的泛滥无序制约了叙事情节的

纵深发展,叙事完整程度在情感的碰撞中支离破碎,导致事件多是以片段、结果形式出现,无法形成历时连贯的事件意义表达。而在此种空间状态下,诗歌叙事由外入内,从客观叙述进入主观体验,从宏大粗略到精细入微,在情绪捕捉、细腻程度、感染力方面则是其他空间状态所无法比拟的。《大雅·云汉》便是此类微观精神空间的代表性乐歌,乐章共分八章,兹列前 three 章。

倬彼云汉,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 天降丧乱,饥馑荐臻。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璧既卒,宁莫我听!

旱既大甚,蕴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祭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临。耗斁下土!

旱既大甚,则不可推。兢兢业业,如霆如雷。周余黎民,靡有孑遗。昊天上帝,则不我遗。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此乐歌之创作背景,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载,“周宣王时,天下旱,岁恶甚,王忧之”^{[28]408}。明人季本《诗说解颐》认为是“此述宣王忧旱之诗也”^{[29]322}。清人傅恒《御撰诗义折中》指出,“《云汉》,宣王忧旱也”^{[30]322}。根据近人竺可桢的研究,宣、幽之际又有一降水量极少的干燥时期^{[31]123}。综合考量此乐歌应是因宣王时一场大旱灾祭祀祷告而作。“余为此雩祭之乐章,诗人承王命而为之”^{[32]364},“《云汉》者,因旱雩祭之乐章也”^{[33]82},故其演奏场合应是在雩祭祈雨仪式上。乐歌通过反复呼告,铺叙渲染,其所营造的微观精神空间,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与冲击力,“缠绵恺恻,沉郁顿挫”^{[19]521},情绪介入了叙事进程。《云汉》八章诗人代拟宣王以第一人称“我”视角,叙述自己为禳除旱灾所作努力:仪式必备,遍祭诸神;引咎自责,恻然为民;人民惨困,亟待拯救;祈求先祖,消灾弥祸;君臣救灾,从一而终,“其恐惧修省之意,仁爱恻怛之诚,反覆淫溢于言辞之间”^{[34]219}。在此空间主导下,文本叙述极其注重情感书写,情感借助于满目荒凉的事物流露。情感情绪的肆意释放,超越各种祭祀仪式、农事活动,呼告内容中也没有出现丝毫的实体空间。情感情绪成为一种独立的叙述对象,被抬升至极高地,精神空间被立体悬置,具有形而上的哲理本源意味。乐章不直接写旱灾,“通篇不露以‘雨’字”^{[35]211},而是重在叙述旱灾给人造成的精神创伤。叙事视野由外入内,心理动态捕捉细腻,宣王

“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诚,有恤民之仁”^{[36]580}形象,也在不断哀号的情绪中自然见得。

农祭乐歌作为《诗经》叙事诗的重要部分,对于研究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的早期生成面貌具有重要意义。《诗经》农祭乐歌叙事空间的形态变化,是与祭祀仪式场合、重大历史事件的流动性紧密相关。农祭乐歌中,祭祀仪式统摄的封闭性空间,外部质素搭建的开放性空间,二者的动态消长关系则是整个乐歌文本叙事空间运行转换的关键动力。从空间维度窥探乐歌文本中的礼制因素,可发掘空间因素对于展现礼制事件的标记、层叠、悬置、延长作用。多种叙事空间形态出现于《诗经》农祭乐歌之中,说明空间因素在早期诗歌创制运用中受到重视,空间参与文本叙事进程已付诸实践,这也有效推动了后世中国古典诗歌叙事质素的承继蜕变。

参考文献:

- [1] 龙迪勇. 空间形式——现代小说的叙事结构[J]. 思想战线, 2005(6).
- [2] 龙迪勇. 空间叙事学[M]. 北京: 三联书店, 2015.
- [3] 吕树明. 《诗经》“吉礼”类农祭乐歌的叙事结构形态发微[J]. 中州学刊, 2018(4).
- [4] 班固. 汉书[M]. 颜师古,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5] 马银琴. 两周诗史[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6] 戴君恩. 读风臆补[M] //《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 续修四库全书: 第 58 册. 陈继揆, 补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7] 朱熹. 诗集传[M]. 王华宝, 整理.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1.
- [8] 程俊英, 蒋见元. 诗经注析[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9] 姚际恒. 诗经通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 [10] 阎若璩. 四书释地[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210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11] 郑玄, 贾公彦. 周礼注疏[M]. 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12] 王礼卿. 四家诗旨会归[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13] 戴震. 毛诗补传: 第 1 册[M]. 合肥: 黄山书社, 2010.
- [14] 辅广. 诗童子问[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74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15]郝敬.诗经原解[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第5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6]孔颖达,等.毛诗正义[M].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7]姜炳璋.诗序补义[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18]方宗诚.说诗章义[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第7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9]万时华.诗经偶笺[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第6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20]陈子展.诗经直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 [21]顾梦麟.诗经说约[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第6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22]方玉润.诗经原始[M].李先耕,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3]王质.诗总闻[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24]孙矿.孙月峰先生批评诗经[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5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 [25]贺贻孙.诗触[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第6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2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7]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 [28]董仲舒,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29]季本.诗说解颐[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30]傅恒,等.御撰诗义折中[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31]李山.诗经析读[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3.
- [32]陆奎勋.陆堂诗学[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第6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33]尹继美.诗管见[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第7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34]许谦.诗集传名物钞[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35]何楷.诗经世本古义[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36]朱善.诗解颐[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Research into the Narrative Space Form of Agricultural Sacrifice Songs in *The Book of Songs*

LÜ Shum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041004, China)

Abstract: As an effective means of intervening in the text's narrative process, space has been applied in the agricultural sacrifice songs of *The Book of Songs*. Depending on the movement of agricultural sacrifice ceremony in the actual situation, the songs record and reconstruct a series of discernible and perceptible literary space such as geographic and spiritual space by examining the events related to the meaning of agricultural sacrifice ceremony. The narrative space then comes into being. As a result, the narrative space forms of the agricultural sacrifice songs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ones: primitive rough space shown in the customs of Bin, closed and solemn space controlled by sacrificial ceremony, open and broadly scattered space of outer narrative quality involvement, and micro-spiritual space of personal emotional catharsis, etc. We can then discover the functions of marking, stacking, suspension and continuation of space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events. The emergence of various narrative space forms in the agricultural sacrifice songs shows that the position of space factor can not be ignored in the early poetic art generation, which is beneficial to promoting the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of narrative quality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Key words: *The Book of Songs*; agricultural sacrifice song; narrative space; sacrificial ceremony; form feature

(责任编辑 梅 孜)